讀韓記疑

讀韓記疑卷二

嘉興王元啓宋賢著

男尚珏尚繩校刊

古詩

醉留東野　樊曰元和六年公爲河南令作唐曰東野前一年方罷河南水陸運從事○按公薦士詩作于元和元年九月時東野已去溧陽尉在京叅調無成故有久無成及九月決焉去等句此云不得官不迴顧是未受水陸從事之辟正當告歸之時疑薦士詩卽繼是而作皆元年九月事也舊註因編次辛卯年雪之後定爲六年所作蓋由聽論又東野水陸從事之罷乃因母喪去職此詩所云不似居喪情景據李翺來南錄翺于四年正月弔孟東野于洛東東野以元和九年後其母五年而卒則母喪去職當在四年已丑爲辛卯之前二年不得云前一年唐說亦謬

李花○不解顏不解徹本誤作不改

寄盧仝○獨抱遺經按盧有春秋摘微四卷見晁氏讀書志屋山一作屋上非是孫曰屋山屋危也五百考異作五伯云見古今註什伍之長也方作五百非是愚按後漢禰衡傳令五百將出欲加箠注云五百猶今之問事者據此則方作五百不為無本不必改字效尤戮僕引孫左氏魏絳戮揚干之僕及周西鄙掠欒盈王曰尤而效之二事魏絳合釋此文沈曰詳上文放縱一語疑是專用魏絳事與絳言不能教訓至于用鉞語意相類言惡少無狀實由平日放縱所致故效尤古人戮僕作此處置孫引掠欒盈事蓋係衍說

酬司門盧四兄○生目目一作自誤白首公年未四十鬢髮已蒼遷職方時年已四十有四故云白首誰借問言無人肯枉過也下日來省我言之對神明鑒鑒與監同商頌天命降監元稹時洞照失明監皆讀平聲

送無本師

○風蟬 蟬翼紋如錦繡遺風則碎彌覺采色之離披故云此詩自鯨鵬以上皆狀其姦怪此下四語則言其平淡風蟬舊作蜂蟬恐未是

○習坎 樊曰公與無本別時蓋十一月矣坎十一月之卦也

石鼓歌

題注何以槖之按槖字中从缶音符霄反說文張大貌劍本作槖音高因字誤而并失其音也然張大之義亦所未詳

○中朝大官 陳曰公爲博士之歲鄭餘慶以故相爲祭酒故曰中朝大官餘慶請爲祭酒三月旋拜尹洛之命意其莅官日淺故公所請未及施行至遷鎮鳳翔卽有移置孔廟事蓋理公前語也然則石鼓之得久存于世固由鄭相收拾之力亦公在太學有以啟之先儒石鼓考俱不言鳳翔移置事自公發其端故表而出之

繼周八代 樊曰自周而下不啻八代此就石鼓所在言之蓋指秦漢魏晉元魏北齊周隋八代

雙鳥 此詩柳仲塗謂公剌佛老二家歐蘇二公則云爲李杜作葛氏韻語陽秋又謂公爲己與孟郊作朱

子考異定从葛說今亦从之

贈劉師服○口含兩齒方云太公兩齒事見古本荀子按樊汝霖引荀子云文王舉太公于州人而用之行年七十有二齗然而齒墮矣方氏並附會其說遂云事見荀子其實樊引荀子但云齒墮並無兩齒之語又字書齺齒朽鈌也其字从禹今从羽蓋繕錄之誤又韓詩外傳亦載此事鄭作齺說文云無齒也恐樊引荀子乃係誤本虞翻十三沈曰此詩自首至此皆論齒牙竊意虞翻十三亦指所存餘齒謂太公僅存兩齒虞翻尚餘十三比諸太公豈猶見少遂爾上書俺恨乎按此說實本方氏方謂虞翻吳志載其上書言臣年耳順髮白齒落特引齒落為證亦疑十三為所存餘齒耳然太公兩齒樊引荀子為證荀子但云齒墜虞翻十三方引吳志為證吳志亦但云齒落公獨云云云方謂豈在當時猶有可考耶

題炭谷湫祠堂貞元末王韋之勢已成此詩公為御史時詆斥王韋之作寄三學士詩云或慮語言洩語言之洩郎指此等議訕之詩篇中魚鼈犀嬉飛禽翾托及尨區雛碎等語皆指八司馬等言之皆貞

元十九年作○此詩卒章語意錯出不倫反覆數過知林叢以下六句乃係錯簡當移置前文飛飛一何閑下林叢字緊承禽之棲托言之冥冥以下言其地之幽暗與篇首二語相應石級句敘于祠堂之前則下寄立尺寸二語亦復有根結處龙區四句直接鼓舞寡鮮尤為緊湊移此六句即前後文皆順無可疑矣若于飛飛下突接祠堂則翾翾二語先苦單薄無依不特後文錯亂無序已也今輒意為更定如後○羣嬉傲妖頑依義當作妖頑諸本皆作天頑蓋因妖誤天後更誤天為天爾今改正翾翾棲托禽

飛飛一何閑此下舊接祠堂以下十二句今移後林叢鎮冥冥窮年無由刪姸英雜艷寶星瑣黃朱班石級皆險滑顛躋莫牽攀此下舊接龙區以下四句今以祠堂等句續之祠堂像侔眞擢玉紆烟鬟羣怪儼伺候恩威在其顏我來日正中悚惕思先還寄立尺寸地敢言來途艱吁無吹毛刃血此牛蹄殷至今乘水

旱鼓舞寡與鰥此下舊接林叢以下六句今移前尨區雛衆碎尨雜也雛衆碎謂當時僥倖欲速之徒依附叔文多至不可勝數不異毛羣之團聚公故直以尨區目之順宗實錄所謂交遊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即此衆碎是也付與宿已頒頒亦與也言其乘水旱鼓鰥寡得享一時血食亦若天與之也舊註訓頒爲大殊謬棄去可奈何吾其死茅菅自恨不能擊斬此妖第可伏處待盡而已

聽穎師彈琴穎諸本作穎舊註穎師若是道士則穎字是姓當從水是僧則穎字是名當從禾愚考李賀聽穎師琴歌竺僧前立當吾門梵宮真相眉稜尊則穎師是僧無疑字亦从禾今正作穎

送陸暢暢娶董溪之女溪于元和六年五月賜死湘中七年遇赦始以喪歸此詩卒章有悲啼上車女及永負湘中墳等句蓋去董溪凶問至京未久公自河南召還初官藏方時作

○能詩樊註云雲陽公主下降暢爲儐相有詠簾詠行幢等作愚按德宗有永陽主下嫁崔諲順宗有雲安主下嫁劉士逕遍考諸帝

公主總無雲陽一封號或雲或陽必有一誤

送進士劉師服 前有贈劉詩一首此及卷末又有送劉詩二首贈詩爲元和七年作無疑是送冬劉尚在京有石鼎聯句詩則送詩二首當在八年之夏蓋劉下第東歸故二詩皆有勉其再來之語 ○ 闕

短 猶空乏言無可以奉親者 晨飧 飧有二義一訓晡食一訓熟食此云晨飧當以熟食爲義 令名

陳日元和十二年駙馬都尉于季友坐居喪宴飲得罪師服以與同飲笞四十流連州攜持令名二句惜其不能誦之終身乃至犯刑而辱親也○愚按古時有喪者專席而坐無有與之同席者況同席而加宴飲乎近人召有喪者飲兼召他客同飲無論違經畔聖守禮者所不能安律以國憲亦惡能頑然無懼陳氏此條于學人大有警發余故特拈之

嘲魯連子 ○ 細而黠 而方作兒或云細兒猶言小兒字見史游急就章蓋本魯連子年十三之語而云愚按考異本單舉一細字似亦該得小兒之意 唐虞 此詩爲後進爭名者發于卒章唐虞

二句見之連連之賢唐虞者賢其讓也今巴拱手而辟鴻名于連連猶侈陳唐虞以肆辨是受其讓而不知並眞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者矣抑所謂得腐鼠而嚇鵷雛者歟注家皆莫得其要領至謂以天下與人于堯舜何足道道者而連以爲賢其說未免貿貿近解以細兒爲短李謂與李紳爭臺參時作爭臺參事與唐虞何涉其解尤爲荒謬

贈張籍〇肉貫弗弗燔肉器以詩義授兒等之肉貫弗者言有頌即熟見兒之慧也舊註謂弗授兒詩義有條貫是籍自譽其誘道之有方似非語意

開袪按袪恐當作胠篋之胠胠亦開也其字从月不从衣舊本作袪訓衣袂非是

嶁崨原作蹇崨按蹇崨字雖見楚辭九章然與此句義別此當以嶁崨爲正祝日選連岡巖以嶁崨

朽棧棧車也周禮士乘棧車書予臨兆民稟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乘朽棧者驚恐之意慮其不副所言如朽車之立敗也故必召令吐所記至解揃之後然後瑟倜乃了此句正是未了瑟倜之時舊註預照下文喜氣釋爲驚喜之貌意雖密辭則疏矣

盧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方口方解盆池詩以衛州之枋頭為方口朱子非之謂此詩以方口燕川並舉蓋皆盤谷旁近之小地名近人歷舉水經注石門之枋口新史地理志濟源之坊口及孟郊游枋口二詩以証枋口不屬衛州其說頁是必欲并斥朱子之說為非則未免無理取鬧枋口既屬濟源安知不在盤谷旁近欲爭為遠盤谷之大地何耶

必朝行先是公佐汴徐僅為陪貳自貞元十八年得官博士後始為王官至元和六年為職方郎凡十年矣前和望秋詩六年秋作此詩即是年冬作韓註謂十九年為御史始登朝至元和七年為十年必以登朝官為朝行則七年自職方復為博士又非朝行矣

病中贈張十八○眉龎思玄賦尉厖眉而郎潛此公眉厖二字所本

羊腔羊腔二字未解考司業集後附錄此詩腔作諚似承上雌聲言之今吳伶譏歌聲不雄壯者謂之眼羊諚羊諚二字至今俗用為笑謔然未知所本又張鷟朝野僉載選人嘲侍郎姜晦云案後一腔凍猪肉所以名為姜侍郎諸註凍字或作陳或作東皆非是

崆峴按司業集後附錄此詩峴字賀書作岏司業集壽春魏峻刊之淳祐

問者是宋時韓集諸本多誤作峴方氏始據南鄉賦定从蜀本作峴字也

雜詩此詩與嘲魯連同指亦爲後進爭名者發或云爲李賓侄文輩作非是

寄崔二十六立之按公元和十年嘗爲立之作藍田丞廳壁記註家遂以此詩及卷七雪後一詩皆爲十年作雪後一詩非十年作其說具見本篇至此詩復有宦途同險巇句當在職方下遷之後未改比部以前若十年則現掌帝制不應尚作此語且公更欲以來春歸籍至有文書傳道等云皆非得意之語當係七年冬作韓醉以卷四崔侯文章苦捷敏一詩係元年作此詩有別來就十年句謂當在十年不知就十年者約略之辭不必定足十年也

○西南城員外丞舊註直以西城爲藍田陳景雲謂藍田在都城南不當言西因指爲崔之寓舍引篇中客居京城爲證不知客居二句乃追敘前事至既丞藍田後官守有職豈得復居京城果居京城則公爲博士正可朝夕相從何得有別來就十年及此下種種問詢之辭竊意西係南字誤文卷七寄崔詩云藍田十月雪塞闕我興南望愁羣山是也又員外丞盠即員外司馬員外尉之

類非謂以員外郎爲丞也崔先以大理評事斥官非撐由員外郎貶或以詩有新恩句意爲新授員外非是

拔 拔或作枝方云以重韻誤改按作枝則于義儉矣故曰誤改 **未耋老** 元和七年公年四十五歲

觀名計之利 舊註莊子盜跖篇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眞是也 **非無指** 指猶期也灞渭句言需氷泮而歸卽是指氷泮爲期也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 盧詩恃其絕足恣意奔放必如公作乃可云範我馳驅論者譏欲伸盧抑韓未免取舍兩乖 ○**庚寅斗插子** 是爲五年十一月 **贔屓** 盧詩及諸本皆作贔屓方云贔屓用力貌屓奰壯大貌作屓奰其義尤長愚按西京賦巨靈贔屭杜子美送顧文學詩韓蔡同贔屭今盧詩又云贔屭三處皆同無可疑者方喜倒字故誤从或本至以贔屭爲奰則恐二字本自相通又以用力壯大爲分亦恐未然如西京賦杜詩亦皆兼壯大之意也 **黑烏** 或謂日中三足烏其說是也刊本誤烏作鳥非是 **後時食月** 後時謂不于堯時食日偏于此時食月是謂不及時 **以蛙礫死** 史謂

全詩識元和逆黨孫曰全詩作于元和五年陳宏志之亂乃在十五年安得預知而刺之陳曰洪景盧言指宦官吐突承璀用事見盧詩云官爵奉董秦又云恒州陣容齋續筆其說爲長

斬鄘定進董秦先從史思明冠河陽官圍歸李光弼天僞署被誅定進神策大將元和五年正月討王承宗戰死愚謂月蝕詩刺時之作祗應借蝦蟇寄諷不宜徑述時事致失比興之體韓詩此外內外官瑣細不足科不特將五曜三台二十八宿及蚩尤句始以下妖異諸星槪行抹摋如董秦定進並無一語及之尤見筆削謹嚴不愧卓然典則之文評者猶以乏盧仝豪放之氣少公豈非瞽說○又考容齋續筆以董秦爲董賢秦宮指嬖倖擅位以喻吐突承璀對下黔婁覆尸無衣巾謂之其解良是舊說指李忠臣非也

孟生詩按郊集有答韓愈李觀別因獻張徐州詩觀與公以詩薦郊于張建封當在貞元九年春夏之交故曰期子在秋砧明年觀死公亦東歸無緣與郊共聚京師交口向徐州延譽也

射訓狐此詩亦爲伾叔文作註詳篇內○義和烏是年四月冊廣陵王爲太子天下皆喜叔文獨有憂色六月韋皐裴均嚴綬表繼至皆請皇太子監國是爲東方半明之候至七月叔文以母喪去位伾猶日詣中人請起叔文是欲唐突羲和之鳥也至八月內禪伾叔文始俱貶一矢斬頸一矢承上往射言之斬頸方引鮑昭詩黃間潛彀盧矢直遂刎繡頸碎錦翼爲解極當考異矢作夫謂潛公親往射而佐之者復以刀斬其頸一添設旁義語涉支離且梟死而羣雛失恃是以雛枯由于一矢不由于一夫一夫之與羣雛語對而義不相蒙裁句亦嫌微拙今仍從方本作矢

將歸○十六年貞元十七年春公在京謁選無成三月東歸自貞元二年初入京至此十六年矣或以是年東野爲溧陽尉不當在京師爲疑此爲墓誌間四年一語所惑不知東野以十二年登第中隔十三年十六四年不入京故日間四年實則奉其母命來選在十七年春非十六年也說詳貞曜墓誌

答孟郊樊日郊集有汴州別韓愈詩此篇所以答也公以貞元十二年七月佐董晉于汴州⊙按公詩

有始秋一語樊故臆定爲十二年七月然郊于是年登第有春風得意之句別公詩乃久困汴河別思他適且有春英之句亦非秋作公重荅張籍書言孟君將有所適則郊之別公必在十四年公荅詩云云蓋爲來詩憔悴句助其悲歎也

從仕

按此詩貞元十五年爲徐州節度推官作公歷官二十九年最不得志于徐州又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諸幕僚皆晨入夜歸公上建封書至有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之語建封終不聽坐是鬱鬱此詩數從仕之難且有黃昏歸私室之語足知其爲晨入夜歸發也韓註謂十七年公始從調京師作非是

符讀書城南

樊曰公子名昶符郎昶之小字按昶字月在永傍明永樂中夏昶爲翰林院庶吉士上以其名昶云日當居上改書爲景自此遂有以景爲昶者明以前無有也徽本作景非是又樊以此詩元和十一年作他無可考殆由示兒詩十一年作故臆定其如此耳○荀子云雖王公大人之子孫不能屬于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能屬于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篇中所云亦先賢勸獎後生恒

語然必勗以蕃畬經訓戒其身陷不義則固未嘗不以聖賢之學期之譏公者謂當開以性命之學性命之學孔子亦罕言之奈何責諸後生小子讀書不審其大○意所歸喜于苛論前賢皆孔子所謂非求益者也

不見三公後 孔子論卿大夫士之孝以能保祿位能守祭祀為賢公舉三公之後之寒饑者示戒蓋與孝經同指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悉此保祿位守祭祀之一念基之後儒必欲絕去顯榮之念但以獨行守己意奮身一擲為能此孔子所謂暴虎馮河之勇非古聖賢臨深履薄恐墜恐陷之意余故特為申明其旨陷

不義 何云身不陷于不義身不離于令名皆孝經語按何說與鄙意合不符可知是詩命意實本孝經

示爽 韓日譜系公子姪無名爽者疑為韓湘小字湘登長慶三年第○據此則此詩公為吏部侍郎時作韓于強顏班行句註云公時知制誥與此註自相矛盾

人日城南登高 此詩長慶末年作于聖朝身不廢人生本坦蕩二句見之

○孤雲縱 以縱字寫釋嶠之雲非親歷其境不知此語之工

病鴟　按此詩以爲劉乂而發乂素無行游公門至攫其甕金而去公詩雖意不爲此然泥坑之戒實乂所當深佩也乂事見李商隱所述齊魯二生文言乂大軀有聲力常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網鳥雀亦時或因酒殺人變姓名遯去會赦得出公詩奪攘數語與商隱所言悉合又玩丐汝死命等云意乂罹網時數公實有活命之恩後乃竊金而去也其曰此諛墓所得不若與劉君爲之壽詩蓋故爲妄語以自揜其奪攘之醜亦退後之狂言也

○渰兩翅　渰原作掩按渰漬也作渰與下不得離句呼應尤親

恣追飛　恣追飛方作送追隨愚按恣字與上占字爲偶皆指鴟言曰送則此句獨指風言與上句不倫隨字語更落空不若作飛爲穩

運命　劍本作命運

華山女　朱子云或怪公排斥佛老不遺餘力而于華山女獨假借如此非也此正譏其炫姿色假仙靈以惑衆又譏時君不察使失行婦人得入宮禁耳觀卒章云云其語褻慢甚矣豈眞以神仙處之哉

○白咽紅頰　朱子所謂炫姿色

演眞訣　朱子所謂假仙靈惑衆

六宮　朱子所謂使失行婦

人人雲臆下皆褻禁慢語

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二首魏本皆無二首字今從南劍新安本樊曰考持正集陸渾山火及公安園池二首皆不載他詩亦無一存者愚按司空圖論文人之詩自公而外其次皇甫祠部亦爲遒逸是其所作必不止於一二但今集不載爾今皇甫詩可見者惟題浯溪石五言一首又韓註謂湜嘗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爲判官按司空圖以祠部部相稱則湜官不終于工部

〇不誅其人身李文貞曰春秋弑君有稱國稱人者矣而不虞亂賊之追於討蓋當時赴告必不以實欲書其實則非策書之舊欲從赴告則其漏大惡也甚矣故寧不誅其身而存其法此春秋大義忽自公發之殷侑及啖趙諸家豈得以專門之學傲公哉

湜也困公安不自閑其閑窮年枉智思掎摭糞壤間糞壤多污穢豈有臧不臧謝本注云近本增足八字不知所校之自語淺俗非韓文朱子考異載或云世有石本與今本同謂有所增八

字也然諸公校本皆不言不知果然否也○按魏本載洪慶善之言謂今本脫其閑間糞壤多不臧八字則洪本有此八字可知魏本雖從洪本增入然亦不言石本有無則或說似未足憑然今姑從洪魏二本者聊取屬讀無滯文之工拙不計也

○我有一池水

胡元任曰我有一池以下當為別篇○按胡說是前詩每四句為一章章各二韻篇末獨用六韻為一章章法不稱甚矣分而為二即前後各得其所南劍新安悉題是書為韓文考異當屬朱子定本他本只題昌黎先生集蓋皆自以其意纂集舊註成書非考異原本也

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顏

讀第二詩結語知公一生所汲汲者蓋在乎此其他道不足以濟時業不足以繼孔顏者皆其不掛牙舌直斥為閑過百年者也

食曲河驛

樊曰驛在偃師縣東以洛水之曲為名此詩公將過鄧而作偃師去鄧尚遠殆商鄧間別有曲河驛歟○按此詩編置過南陽之前故樊謂將過鄧州所作然公集前後不甚詮次若移置此詩于過南陽後即無此疑矣曲河驛恐不宜有兩也

○朋義

沈曰考異引杜甫兩當縣吳侍御宅詩定作明義竊

意杜詩上有于公字自應作明此句與下句朝命爲偶恐當作朋若作明義不又著一重字未免複沓而下負下字尤覺無著

瀧吏○逾六四旬 六旬蓋四旬之誤公以正月十四日貶潮州卽日上道至三月二十五日至治所八千里地以七旬餘赴之殊爲不過方疑自京至韶已逾六旬則自韶至潮三千里不應以八九日赴之因欲盡刪謝表祭神文三月二十五日至治下之語不知自京之韶不及五千里不須行至六旬改作逾四旬卽集中宜城驛記潮州謝上表祭神文鱷魚文與大顛師書石本所載月日悉無可疑方說見附錄本傳小註餘詳題臨瀧寺詩又考別本臨瀧寺詩註引舊史地理志韶州至京四千九百三十二里余謂正使足五千里公爲嚴程所迫必無行過六旬之理六當作四蓋無疑也

贈元十八○章甫 當從吳本引莊子宋人資章甫適越作註劍建本皆引儒行篇作註殊無意義

三年 陳曰子厚送僧浩初序言李生礎自東都至退之寓書曰見送元生序李礎自東都遷湖南在

元和四年至公貶潮時相隔十載不當止云三年○愚謂三年當改作十年

初南食○骨眼 李本云骨當作背嶺表錄異鱟眼在背上雌負雄而行○按鱟魚十二足行必南向雖移令北向旋改而南此物性之異註家俱未之及輒漫補之 蠔 陳師道曰牡蠣也 章舉 孫曰有八脚身上有肉如臼亦曰章魚一名章巨 馬甲柱 洪云郎今江瑤柱○按江瑤柱即蚌内肉丁味既絕美色復瑩白可嘉今與八脚之章舉並稱為怪必另有一物洪以江瑤訓馬甲竊恐醜好異倫

荅柳柳州食蝦蟇○豢豹 按枚乘七發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善引六韜曰王坏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膰豹胎翰曰豢養之豹取其胎也

別趙子○婆娑 韓引陶侃顧王衍曰老子婆娑陳曰王衍當作王愆期事詳晉史侃鎮荊時衍死久矣

寄鄂岳李大夫 按程後由吏部侍郎入相在長慶四年五月 ○湓城去鄂渚

陸游入蜀記云自江州至鄂州七百里泝流雖日得便風亦須三四日韓云風便一日耳過矣一說當作鄂渚去湓城此二句爲下故人書作引蓋公與李有故公至江州李宜有書見及自鄂至江順流而下風便一日可至而竟寂然公故作此遺之此說與舊註異未知是否

三歲 元和十三年六月李以禮部侍郎出鎮至十五年十月公自袁州還朝與李別三年矣

不能降色辭 元和十三年四月鄭餘慶爲詳定禮樂使奏公及李程爲副損增儀節必多爭論故有是云

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 按通鑑長慶元年錢徽與楊汝士同知貢舉段文昌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于徽榜出皆不預而宗閔之壻汝士之弟獲第文昌紳及李德裕元稹共言其不公徽貶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或勸奏文昌紳屬書上必悟徽曰奏人私書非士君子所爲取而焚之新史徽傳亦同據此則以書屬徽者文昌紳非宗閔也宗閔儉險小人貶不足惜然爲文昌紳等排陷實爲負屈故公詩亦有汝屈安得不知之語韓註據宗閔傳謂宗閔託所親于徽則此貶爲不屈矣且宗閔以壻蘇巢在

選致貶本傳但云託所親于徽其語更恐不實○韓註又云此詩宗閔初貶時作後篇宗閔復入後作愚謂後詩初貶時作此篇既至劍州後作讀篇末路遠翅翎短二句可見先作猛虎行以誨之繼作高樹行以悲之不嫌重複蒸出故舊之情至宗閔復入乃在公卒之後以後詩爲復入後作其說尤非○朋匹裴度征准宗閔與馮宿李正封同備幕僚還朝後宿宗閔皆遷官正封不遷反至分司東出意必有中傷之者公送李員外詩極致憐惜時宗閔正掌制誥不爲一言所謂有口莫開疑指此事

猛虎行贈李宗閔方本無贈李宗閔四字愚謂無此四字則篇中兩汝字不知何指新史附曾失實固不足懲然此詩以氣性縱乖爲戒而謂無助足以致死此則以理決之知有必然不必定有事跡可據也方謂此爲樂府舊題尤與耳食無異凡擬古之作其大意必有與之相類者如效阮步兵一日復一夕之類是也猛虎行樂府古辭云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篇中所言豈有一句與之相類者不得其意而徒泥其題此孟子所謂害辭害志之說詩也又方世舉謂此詩爲諸節鎮不恤將士者發虎不知所歸以下正寫

其爲將士所逐或奔京師或奔他軍或死將士之手然與故當結以信親當結以私二句誨語不親故今止從諸本特存贈李宗閔四字

○猴入居 猴方作推陳云猴非虎敵虎何懼而不歸猴推二字恐皆傳錄之訛愚謂陳說太拘虎爲熊豹死其故穴遂爲他物所據雖其非已敵者虎亦無如之何耳如宗閔以中書舍人貶刺遠州纔其後者豈必才望遠邈宗閔乃始不敢相奪乎特用猴入居三字正食有義不當改用熊豹同類之字

雪後寄崔二十六

○劇荒棘 舊註時元和十年十月孟郊已死愚謂劇荒棘猶言畊草萊特悲其不遇而已觀下清玉刻佩句正謂其工于爲詩豈復死者所能又郊死時張籍眼疾已愈見公第九卷贈籍詩又籍自爲詩有云三年病眼今年校此云腦脂遮眼正籍初患眼疾之時尤可以決其爲七年所作蓋與第五卷西城員外詩同在譴方下遷之後

清玉刻佩 孫註謂珮玦環三者喻孟詩之工其解極當近註引郊寒溪詩岸童劚棘勞及斸玉掩駱齒等句直指清玉爲冰雪言其斸棘荒村滿身風雪如清

玉云云滿身風雪用淸玉字尚不足喻必足以刻佩聯玦環五字公詩亦可云拙甚矣

送僧澄觀○**又言**又言方作人言按上有過客字則複出人字爲贅對上大梁賢豪皆言讀之作過客又言爲是

洛陽窮秋公于十六年四月去徐居洛至是幾半年矣

臨淮太守孫曰爾泗州刺史按通鑑十六年六月徐州亂兵爲張愔求旄節朝廷不從使杜佑討之不克泗州刺史張伾出兵攻埇橋大敗而還朝廷不得已除愔徐州團練使以伾爲泗州留後與濠州皆隸淮南以弱徐州之權考新史伾先守州際洛兵拒田悅有功遷泗州刺史居州十年擢金吾衛大將軍未拜卒據此則初到郡者正屬張伾詩爲十六年作若十七年則伾履任已二年矣

獻山南鄭相公○**烹斡**按烹謂調鼎斡謂轉軸分承上句鼎軸言之舊訓宰割殊混

茫漫筆墨間筆墨方作筆黑云華陽黑水惟梁州謂山南所領也愚按此說鄙意獨不謂然是詩因鄭樊唱和而作非專頌鄭公德政篇首借端引入感風恧氣二語業已結盡此下正當接入賓主唱和之事

且云摩拂及于蒸壞則華陽黑水有不足言者矣況不言筆墨則下文當美柄蔚二語空無所指反為突出無端竊謂此二字正通體樞紐轉軸處專用筆墨指揮已足使風氣立變見其威惠所敷一皆文敎所被也指畫句適應前文不傷重複而且有閒見層出之奇引入當美二句節拍尤緊改作華黑卽首尾渙散不相統攝矣今輒定從或本而復詳著其說如此俾讀者考焉

疾掊掘 疾方作疚云疚勞也諸本作疾孫曰因其呀谿疾加掊掘掊掘者討究也○按呀谿句上承卓澗下閈雷霆颶颶之喻當從諸本及孫註作疾掊掘呀谿謂隙竅處掊掘者爬羅剔抉之謂呀谿疾掊掘猶言無義不提東坡所謂水銀傾地百孔千竅無所不入是也司空圖稱公詩物狀其變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亦同此意蓋就作詩者言方本改疾為疚訓以勞義此為疵說但孫訓掊掘為討究亦似就讀詩者言其解猶混

感春三首

韓曰詩作于十一年為中書舍人時以後篇示兒詩考之其說良是然是時公方鬱用而三詩所言拂鬱如是者公先以論淮西事失宰相意議者又追論公在江陵時為裴均所厚謗議紛然五月卽

降官庶子是詩正諷議賢暴時作故其詞旨悽惻與卷一秋懷詩相類蓋皆憂讒畏譏之詩也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 公以元和十一年正月遷中書舍人是年爲周況妻作誌云況官四門博士知此詩爲中書舍人時作

題張十八所居 藉有酧韓庶子詩正答此詩之意公詩又有蛙讙蟬嘒之句知爲十一年五月以後之作

奉酬盧給事〇上界眞人 孫曰謂上界眞人猶有官府之事不如雲夫作地上散仙終日嬉遊也愚謂此承前文我今官閑言之上界眞人正指雲夫下文散仙乃公自謂給事要職故以上界眞人相目公時降官庶子故自命爲散仙孫註謬

奉和錢七兄曹長 樊曰唐本有右庶子錢徽小庭水植詩在此和篇之前按公時與錢同官故稱爲曹長此詩亦十一年降官以後作

記夢

此詩特偶爾敘述夢境並無託諷未言不服神仙東坡稱其倔强朱子以柳下枉道二語相比其說皆是或謂降官庶子日作已與詩意不符近更逐句附會指為元和初作神官謂宰相鄭絪三人共追謂與公爭先者護短憑愚言其信讒安能從女言不媚細求進如此則但直斥神官可矣又別設一壯非少者于當時之人何指耶近解穿鑿難通往往類此

○百二十刻

按上文並不言漏刻當從董彥遠說以星刻言蓋星分十二宮每宮各分十刻則成百二十刻矣如此作解乃與上角根陬維等一意相承

南內朝賀

陳曰唐南內興慶宮非人主正衙朝賀地據新史穆宗母郭太后居之朔望三朝上率百官詣宮門上壽則南內朝賀乃朝太后也

○三點

舊註公為御史以論天旱人飢貶陽山為尚書郎以論柳澗下遷博士為中書舍人以論淮西事下遷右庶子此詩所謂三黜蓋未貶潮州前為右庶子日作陳曰此詩明言致官九列齊庶子之官不得齊于九列舊註蓋誤○愚謂陳定此詩為長慶中作故以舊註未貶潮州之說為非然謂庶子之官不得齊于九列則更其辭為刑部侍郎日作仍不足以折其未貶于潮州之辯也按

張籍祭公詩云三以論諍貶籍詩總敘一生不應潮州之貶反列諸三三黜之外則謂貶為御史郎官及刑部侍郎時三貶官為三黜無可疑者中間自舍人改庶子不過置諸散地不得與前後諸貶例論

不見酬穆務 穆宗不可有為公為京尹僅僅使六軍畏法盜賊伏息不過循分供職殊不足以展其素抱故見諸詩歌每多懇疚內訟之語讀者應悲其志

婉變 謂雖婉變娼好不自露其悻直之氣終不免為人排擠也舊註娩變指他人非是

法吏 陳日此詩疑公為京兆尹與李紳爭臺參後作唐人以中丞居風憲呼為法吏詩中法吏句蓋指李紳皇甫湜作公墓誌欽爭臺參事云饜侍臣之銘詩言角圭砭猶誌之言銘均指紳之得君勢盛也

朝歸○無堪 此公自咎痛語公于穆宗朝鬱鬱不得志如此此蓋不獨為臺參一事相爭已也

秋日 長慶三年秋公正為京尹至十月始改兵部侍郎

雜詩四首 韓日公時為右庶子而皇甫鎛程异之徒用事元和十一年也故此詩及東方朔雜事遺

瘧鬼皆指事托物而作愚謂東方雜事遺瘧鬼二詩則不敢定爲何年所作此詩似爲順宗時羣小依附叔文而作蠅蚊雀鴝皆指一時欲速僥倖之徒黃鶴忍飢則公自謂又考順宗實錄叔文與韋相同餐閣中杜佑高郢心知不可畏不敢言鄭珣瑜取馬歸臥不起卒章暗蟬二語蓋指佑郢珣瑜蛙黽之鳴則指當時內外怨毒遠近疑懼之人以此推之疑貞元二十年令陽山及竢命衡陽時作因編次在後故韓氏誤指爲元和中作然詩所刺譏與元和時事不類

讀東方朔雜事此詩洪興祖以爲譏挾恩弄權者近方世舉直指爲刺張宿作考宿本傳方說見長但其依比事實頗多牽強謬戾之失今隸其說而逐節辨之

○雷電室方世舉引舊史張宿傳憲宗爲廣陵王時即出入邸第及在東宮宿時入謁按新傳亦云公所謂偷入雷電室是也

絡蛟蛇新史宿自布衣授左拾遺交通權倖四方賂遺滿門詩言絡蛟蛇即謂其交通權倖

瞻相北斗柄謂從弄國柄史言宿以舊恩數召對禁中機事不能慎密是也相字平聲讀說文省視也白居易寄元稹詩百

吏贍相面千夫排擠身沈曰盍本雅**羣仙**宿漏禁中語
詩民人所贍若漢其相而兼用之坐貶當時必
有論奏之人公所謂羣仙急乃言也方世舉以宿召還
後憲宗欲用為諫議大夫李逢吉崔羣王涯等皆不可
嘗之非是**紫玉珂**宿出為郴縣丞雖以罪貶仍得以懷印
排見後文曳敘為吏故云送以紫王珂方以憲
宗不悅李逢吉諸人之奏先用權知諫議大夫為王母
不得已四句作註愚謂逢吉等奏請上不悅卒使中人
宜授是末嘗可其**溺殿銜**此四句見宿貶**凌蒼霞**謂仍
奏也與詩旨戾矣前後驕恣如故人王
毋之宮得與羣仙為伍耳宿貶郴縣丞十餘年尋復徵
入歷贊善大夫左補闕比部員外郎此詩自都初召還
朝時作論構局則迴應前文兒裴最客論命意則處小
人進用善類被傷語亦特有閑係方以宿元和十三年
奉命宜慰淄青道卒當之是敘其死也死一小人何足
累我筆墨且使此時通體渙散無收亦非文法此則方
氏之
謬也

遣瘧鬼
按此讖世家敗類之子如宋時韓魏公之後有
侂胄朱文公之後有松壽是也公所譏不知尙

指何人然考通鑑宰相李逢吉私人有八關十六子之目而張又新實為之首當日裴度之逐李紳之貶又新皆有力焉又新故工部侍郎薦之子薦嘗三使異國公為順宗實錄亦稱之此詩咨汝之胄出及不修其採行二聯當指又新言之逐裴度在長慶三年八月貶李紳在四年二月舊註謂此詩元和十三年為刑部侍郎日作恐由聽說近解專譏逢吉逢吉身為國相乃用求食歐泄等語為譏似于辭義未協僕指趨炎附勢之徒竊謂較合情理又按卷十和侯協律詠筍亦以刺八關十六子之徒但彼詩汎指羣黨此詩咨汝胄出以下乃切指一人言之故知為張又新作

○咄汝 咄建本註云當沒切諸本作出皆誤

示兒 詩言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按公自貞元二年丙寅入京至元和十一年丙申為中書舍人適三十年此詩欲令兒輩無忘往日辛勤必係初得此屋時作樊謂十二年為刑部侍郎日作恐係妄說

○張樊 此指張籍樊宗師二人雖不持鈞樞然嘗從公考道

無迷厥初 考異云上宰相書所謂行道憂世者此詩則已不復言矣其本心何如哉愚謂戕冠講唐虞及考評道精麤等句皆行道憂世之心所寓也孔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公守道不屈之操至老彌堅尚論者即其行事以窺其心蓋所謂安而樂之者此正孔子所欲察也至于歌詩特等戲劇聊取謔口悅耳而已具行道憂世之心者不必時形齒頰也如以辭而已矣則如持籌鑽核之徒但使口不言利即當以廉士推之乎以此論人徒使巧於言者務為矯辭欺世而坦衷之士反至無地自容人言宋儒刻于論人思觀朱子貶斥前輩竄山楊氏之語往往執辭以害意其論韓子亦然竊謂觀人者第取法于孔子可已其他言語小疵不足以累其素行況可因此而并沒其本心乎

又按孔子論士以行己有恥不辱君命為品之上者公早年不與劉柳輩晚歲一使淮西一使河北皆能樹功名以自見使過孔子必不肯以第二等人相目吾入尚友古人雖其不及公者尚宜舍短取長以資其益況如公等間世之英顧可盡沒其長徒爾索瑕于言語之末乎因論朱子本心何如一語及此竊歎孔子之言乃萬世論人之極則也

庭椒

前詩為中書舍人時作此詩降官庶子日作於李草客來尚不見等句知之若中書舍人刑部侍郎

皆要職不但非杜門謝客時亦何能任公不到權門〇鉤纏鉤纏方作鉤連愚按上句繞字是繞于本樹下句纏字是纏及他樹別本纏字正有義不得斥爲誤改公詩雖不忌重韻然亦何苦兩聯逼迫相承絕無避讓之方必至重出乎今輒定從別本至下文改閒爲焉以避重複則誠如方氏所譏

翫月此詩長慶四年公請告養疾時作張籍祭公詩及之籍詩云中秋十六夜魄圓天差晴讀此詩首句知爲十六夜作明矣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韓曰此詩長慶二年逢吉再相後作〇用靜兵以銷近時方世舉摘顛眠以下四句爲譏余謂李詩託興巖谷雖係誑語然而借頌寓規謂其去顛眠遠亦無不可惟是逢吉爲相無一事近仁且其妒害裴度陰阻討蔡之謀與公意趣迥殊反以用靜兵銷相目似屬違心獻媚之談然玩終篇吐捉四語仍望其兼收羣策與致太平大昭功德勿專執己意峻拒忠言偷爲姑息養癰之計則所以諷之者至矣方氏直斥爲非公所作尚與鄙意未符

送諸葛覺　韓曰諸葛覺即澹師後去僧爲儒公遂詩有澹師鼾睡二首爲此人作何曰諸葛覺貫休集中作玨其贈玨詩有出山因覓孟踏雪去尋韓註云遇孟郊韓愈于洛下又註云諸葛會爲僧名澹然○

三萬軸　王應麟曰李泌父名承休聚書二萬餘卷誡子孫不許出門有求讀者別院供饌見鄴侯家傳

出守　洪曰公處州孔子廟碑爲繁作也而傳不言其爲處州止載隨州亳二州而亳又在公亡之後此詩言出守數已六而白樂天有繁刺吉州及遂州制則知傳所遺畧多矣

局縮　方世舉曰疑自京兆尹罷爲兵部侍郎時作

南溪始泛　按張籍祭公詩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莊公爲遊溪詩唱咏多慨慷謂此也長慶四年夏作

讀韓記疑卷二終

讀韓記疑卷三

嘉興王元啓宋賢著

男尚珏尚繩校刊

聯句 舊註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始按柴桑集中便有聯句漢武柏梁詩又在其前不特此也三百篇中已備此體邶風式微詩每章首二句黎侯問辭末二句黎臣答語豳風九罭詩首末二章皆東人語中二章復問以西人告曉東人之辭此皆後人聯句之祖舊註非是

城南 詳卒章幸得履中氣驅明出庠黌等句此詩元和元年秋公自江陵召還官國子博士日作○

乾穟 曰乾乾曰紛詩所謂黃茂是也此指未斸之禾故曰日拄地孫以滯穗滿地爲解非是

新斸 浮虛句疑指山木新爲斤斧所戕故下有摧杌饒孤撐之句疑句或云斸當作槃則與後文構雲有高營句複

禮鼠 陳曰文子云聖人師拱鼠制禮故曰禮鼠

蹣且鳴 朱子曰蹣當作觚乃於牛有意又與上文相偶虛

指虛指謂蟲行昂首若向空而指也孫註言空有跡耳非是**擺幽**擺幽指獸屬孫謂蛇類非是**漸****豐萌**按謝靈運詩野蕨漸紫苞漸字本此**沙篆**謂鳥跡**戢遠聽**戢謂目光至此而斂不能更及林外也承上遝睎言之孫祝舊註皆非**妖鞁**妖鞁方作鞁妖按妖鞁謂鞋履怪異如送文暢詩所謂詭製但巾藏是也村中祭賓之饌競用木盤農民妖異之鞋多纏藤索若今世織草爲屨即其遺制解作椅取妖狐殊無意義**寶硾玉題**硾音采石貌或作碣云柱頭也題方云椽上飾也鏽墮聲洪本硾作唾題作啼曰此以咳唾喩珠璲以啼泣喩玉筋也唾又作唾啼又作榜考異按上下文意皆婦女事洪說爲是若作題則上句當作碣然非文意又蹟乃柱礎亦非可拾之物〇愚按若依洪說作玉啼則墮指隕溦句末鎗字不應作如此巨響又上有劍石獸財二語則寶硾玉題義正相踰不得以上下文意皆婦女事爲疑令硾字从洪氏所藪或本既與玉題相類又韻書但云石貌不指定柱礎更不必疑其難指題字則从方本洪以啼泣喩玉筋蓋曲說也**芒端轉寒煥**愈〇此詩自首末二句外中間人賦十字獨此下脫去孟郊所

賦十字傳本即以公賦神助十字續之如此則公竟連
賦二十字煥下愈字先爲賚出且以神助對芒端語既
靜躁殊致又孟舵之與爽煥亦復
義不相蒙知神助上貢有闕文

浙王

詩釋之叟叟傳
云釋浙米也孟
子挍浙而行字皆从析作浙方本改浙爲浙音之舌反
且謂古浙作折愚挍廣韻浙字下雖亦有浙米之訓然
恐實係浙字之譌方氏好奇正使別有他操總
不如从孟子毛傳音星歷反之現成而穩當也

空䏧

空
䏧
謂但能坐視身不能動也承上痹
肌言之註謂坐久無所見非是

探嬰

採嬰字
當考

桑變

舊
註
言桑樹變化却生蕪蔓吾謂變生蕪蔓何必獨
舉桑樹恐此特借桑田變滄海之句而改用之

風期誰復賡

此詩隙註于妖叔藤索絣下則日已上泛言城南
景物之盛幽竊落書棚下則日已上言郊墟宅野
之古廢共語皆是惟滿瀾亦騰聲下云此已上言在昔
詩人吟咏之工凡十二字似當屬萎甤綴藍瑛下諸本
皆誤置于前然吾謂惟昔集佳咏至風期誰復賡當統
爲一節言昔人吟咏之工并及酒食聲伎之美風期句
正與惟昔句俯仰相應韓于風期句下別註已上言京
師人士繁華之習分爲二節使前後呼應不靈亦僞非

是神物神物即指華山註謂巨靈非是奕制謂赫奕之制悉由上賜非他族所得槩用也登
閎按選註韋昭曰登高也閎大也方氏屋響之說似屬無稽罷旄謂先奉旄鉞出征兵罷後又得歸奉
環衛也抑橫免官評韓曰已上言門第簪纓之盛蹙鬐鬐謂獸之鬃鬣此節言射獵之
盛不應此句獨指又魚註謂魚中鉤其怒如此非是裂脇脇建本作朏註云一作臓又一作脇○按作脇
與下橋字相闕其作臓者卽脇之誤文方本作脳非是惡嚼噂腥鯖韓曰以上言射獵之盛
恩熙完刖剠韓曰已上言行郊祀之禮○按郊祀必于城南故于城南聯句及之彊甿遁陌
字必有所出當考强甿甿之有餘力者詩侯彊侯以周禮遂人以彊予任甿鄭註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
夫然餘健餘從字未詳恐有誤韻鶥鶥韓曰已上言民居寺宇之美魚蘭謂欲書所有之
僥雞豁魚蘭之紙不足盡之韓曰國史補云紙之好者有魚子紙孫曰以魚䋐為之紀壇播琴筝
韓曰已上言里居及遊觀之樂躍覗上句隋脏乃指䏲風此句躍下一字當切睛日言之覗字恐誤改作

熀字何如焉能守礰礰按卒章敘今貶謫初歸追隨吟咏之樂

會合○雪弦雪弦猶氷弦註以陽春白雪歌曲名當之殊謬闒嵺祝曰司馬遷云在闒茸之中楚辭雜班駁與闒茸皆以嵺為茸今按下有荒茸字則此又不宜復出似應别書作嵺嵺然嵺字遍檢各字書無之據吳本註云按集韻茸通作嵺又此字吳本从囟作嵺嶶本从自作嵺皆註云宇或作嵺則皆从穴然集韻从穴字書亦復不載尚宜詳考禁甬考工記梟氏為鐘舞上謂之甬註云鐘柄舊註以天子甬道釋之非是

闞雞○距為鐵比距於鐵取其卓立不仆而已朱子謂鐵係平底與距不相似說似太拘

納涼篇首竦竦高雲擢下復註一愈字當改作郊凝赤聳山嶽下當添註一愈字○近秋朔方世舉曰公以六月離江陵此詩聞六月作故云近秋朔鳴鸑鷟此與滂沱句俱承叩商言之作虛擬之辭舊註云得滂沱則瑞應至其解似陋一云韓詩外傳鳳凰舉動八風氣應時雨則感滂沱而鳴然余家所

藏外傳本獨無此語未知信否

攢玉璞 狙寒門承上文簞甘瓜言之攢玉璞承上大壁古畫言之又上云駿犖下云玉璞壁畫葢係雪景

立滯 飲淵泉叫芳葯但指黃鶴言之立滯字雖蒙鋌足取義然其語太生又與上句未能不對未詳其說

秋雨○風搜兌 兌正西方之卦也

棱菊 棱籬也字从木公文有高其柴棱之語與此棱字正同刻本从手作棱非是

征蜀 此轉不特文勢開拓舉念不忘君國讀之尤足使人神悚

征蜀○竹兵鐵刃 此詩岙郊警句甚多獨此二語近陋似可刪去

生獰癡突 按李賀猛虎行乳孫哺子教得生獰公寄三學士詩亦云生獰多忿狠生亦獰也癡突謂赴敵不顧死如狂夫之前突也舊註以生為生而獰為生獰癡弱而突出為癡突皆非

火發 火發即指血漂謂血之火噴發如火故曰激鉦腥孫訓火與下有邪戛為一類皆指我軍言攻神理全失

無整陣 無整陣者謂龍虎鳥蛇其變不一敵不能測孫謂敵不得自整其陣非是

江倒山搖 此二句乃指敵軍之奔潰語極豪橫讀之快足

人意

敤𧮫 果字从攴方本如此考異从瓜作瓢云諸校本皆音蒲八切𧮫格八切與⿱髟殸皆疊韻○按字書敤字無蒲八一音疊韻之說恐未確鄙意二字皆當从攴作敤𧮫敤音顆又音課擊也見博雅故音劫玉篇亦訓擊于斷臂義爲近

妖⿰犭參驚貐 此首聯句孟氏特多快意語

⿰亻咸傄⿰亻脊 ⿰亻咸字遍撿各字書無之恐係破字之誤因傄⿰亻脊字从人繕寫者遂併誤石爲人方引吳都賦作崴竊謂从石从山于義兩通但考玉篇云傄⿰亻脊健也隉不可以言建當就塡隉單士言之葢是奮勇爭先之義碱訓石不平崴訓排積雖切塡隉然于傄⿰亻脊意不相聯貫此字尚當別考

拗閴 拗閴疑是戶樞轉捩聲舊訓門扇恐非

排都縮 跬梁者非一人故曰排排搓也擠也擊也

楔窋窾 楔舊註云不方正也按不方正之楔字書音屑謂之摸楔與此義別後漢申屠剛傳尚書近臣至乃捶楔牽曳于前楔與擊通此當從捶楔之義窋窾閴實之狀與上郁縮爲跬梁之狀同義排之揳之言搜逐無遺也

宛⿰鼠出 建安魏本如此註云字與⿰身危同按字書⿰鼠出音刖其字从泉屈也⿰身危字从臬音齧不安也二字形聲與意皆殊註家混而一之非是又劍本作跀註云跀與刖同按俘

獲之囚但聞䠶耳不聞刖足作刖似未穩連上兎字爲義恐當從魏本作䠶訓屈爲長諸本作䟺葢因聲近而訛

雨中寄孟刑部 此詩首二章繕寫錯亂與卷五炭谷湫詩正同今爲考次如後〇高居 高居指孟刑部因轍跡爲秋潦所淹道路不通故無由叅拜高居孫註謂避水高處則似公自謂其說非是

悶懷空抑噫 郊〇此下舊接美君知道腴四句今改屬街流句後 撞宏聲不掉

輸邈瀾逾殺 愈 簷瀉碎江喧街流淺溪邁 郊〇此下舊接念初相遭逢至末今移屬抱照句後 美君知道腴逸步謝天械 愈 吟馨鑠紛

雜抱照瑩疑怪 郊〇此下舊接撞宏聲不掉四句今移前 念初相遭逢 此下悉依原次〇此詩首言秋潦就雨中設想商聽悶懷以下直接撞宏輸邈二聯語從其類次章美君二字乃就孟刑部着想吟馨抱照以下接入念初云云亦復一氣相貫舊本錯亂無序今改正 再鳴先 陳曰再鳴

者謂登第後又擢解科

穿空穿空恐係穿空之誤掌與撐同支拄也

遠遊樊曰遠遊送東野之江南也公有送東野序此所謂遠遊亦其時歟陳曰公送東野序謂赴溧陽尉任遠遊在初春而歸期訂秋晚豈有赴官而春去秋還者又詩歷敘吳楚諸地蓋將爲湖嶺之遊故云爾東野集中有過彭澤次沅湘及連州吟諸詩殆皆此遊所作○又舊註云元和三年作按三年春郊爲水陸運從事時鄭餘慶正尹河南不應無故罷免乃令作此浪遊四年正月李翺弔郊于洛東時郊初丁母艱未必遠有此遠役此詩恐貞元中作當考郊遠遊諸詩再爲核定舊註恐非

○前知詎灼灼前知方作取之考異云取或作前今考建安魏本實作前之孫云前之謂前時所適獨劉貢父詩話引此乃作前知蓋謂前逆通塞非可預知此行亦不過縱意所如而已不能必其有過也據此則卯以聲近誤之前以形近誤取今特據劉說改正

江生躬韡玩上文去外俗還中州下文趣明代謝荒陬諸語則所謂行既樂者蓋以北歸爲樂故雖躬韡而不以爲勞也樊註水行可樂躬韡爲勞之說非是但江生二字未詳舊註謂水微漲似係曲

說

利檝 檝楫同易曰刳木爲楫木剡利于劃波故曰利檝

郾城 郾城屬許州郎晉公行蔡州治所諸幕僚皆聚焉

○**照夜焚城郭** 讀前數行正封努力致師公邦如不欲戰至雲梯火箭以下乃始一鼓作氣豈兵家所謂以下駟敵彼上駟而後乃以上駟一敵彼中駟中駟敵彼下駟乎

千槍 槍當作枹作槍與鼓義無涉

貪犬羊憎鳥雀 貪憎二字特佳

勺藥 方云子虛賦及文選凡四見皆音酌畧姚令威曰後語有却老藥此當與讀

謏噱 東吳徐氏本如此陳曰廣韻謏蘇奏切怒言也與下噱字義反宋杭本蜀本皆作謏又與上句詔字意複竊疑此係廋字之訛唐書李藩傳王仲舒與同舍郎置酒邀賓爲俳說廋語相狎獻廋噱殆亦同此又廋辭見國語

恒岱 陳曰二岳在恒鄆二州境時王承宗李師道皆未納土故云

律詩

叉魚招張功曹 此詩舊註謂貞元二十一年公與署俱俟命衡陽而作近東吳陳景雲力爭爲

二十年春初至陽山日作余謂二十年署爲郴之臨武令令有官守又隔隸他州公乃率爾往招其爲不達事理亦甚矣况題稱招張功曹不應現爲縣令乃預稱其後日之官詩云吾儕必在同掾江陵之日與張寓邸相近一召可以卽來故有鮹成思友之句葢是元和元年首春作李郴州得詩猶有荅詩之及閱月而訃音至如舊註謂俟命衡陽日則在二十一年之秋與篇首春岸字不合陳說又與本題功曹之稱一不合兩皆非是餘詳李郴州祭文

那能脫 那撒本作何

同條 補魚者多以條貫其鰓公獨釣詩云榆條繫從穀此條字葢卽榆條之類孫曰同條同罪也其解非是

凝猶沸 凝撒本作疑誤

迴棹 此與長船縛似橋句相應迴棹則諸船各散故曰影寥寥且與葢江句俯仰有情葢至棹船影俱無故葢江者徒有羃羃之煙方作拂棹則不知拂此棹者又屬何物

題木居士 此詩洪譜不載樊曰耒陽縣北三十里鰲口寺退之所題木居士在焉見張芸叟木居士詩序陳曰木居士廟在衡州屬邑公自郴赴衡嘗憩其地故留題云爾據此則是詩貞元二十一年作玩無窮

求福句蓋譏當時欲速僥倖之徒則此詩亦爲伾叔文而作

晚泊江口 此與別盈上人詩洪譜皆不載按此詩貞元二十一年秋末自郴赴衡時作郡城即指郴州迴首那聞語即前郴口詩所謂雷驚電激語難聞是也結句則謂與李郴州相別

別盈上人 韓曰盈即誠盈住衡山中院見柳集據此則此詩亦貞元二十一年謁衡岳廟後所作

喜雪獻裴尚書 謂荊南節度裴均自郴州祈雨以下七題皆自郴赴荊所作此詩到荊後元和元年作

春雪○半節 半舊作容按當从或本作半篁有節經雪則爲之掩雪所未到及間有擢墮處時留半節耳若容節俱留則是未雪矣

聞梨花發 此與後篇梨花下二詩洪譜不載蓋皆二十一年春在陽山作時尚未奉順宗登極之詔

春雪間早梅 讀此詩末二句亦爲府主裴均而作蓋元和元年春公時猶在江陵幕

早春雪中聞鶯　此詩諸本編次入關詠馬之後疑亦爲疏論柳澗而作時公貶斥初復當時必有賞其敢言者故有共矜初聽早之句結句則公自言發于公憤而言之初不爲一身私計至于澗實有罪公卒以此貶官則公意所不料也

入關詠馬　公過華州因論柳澗事自職方下遷博士時在元和七年公年四十有五矣此詩歲老力微二語自下遷後追感此事而作一鳴輒斥借立仗之馬自嘲也

題張十一旅舍三詠　樊以次章詠井有賈誼宅中一句定爲徙掾江陵道潭州而作或云在潭不過旅泊安得種蒲萄余謂旅舍所有不必皆由手種但石榴蒲萄皆非十月過潭時所有且首章明云五月其爲元和元年江陵寓舍所詠無疑樊說非是

梁國惠康公主輓歌　公主憲宗女下嫁于季友初封普寧繼徙永昌薨後改封加謚○

佩蘭奔月　何曰觀次章三四公主似以乳子死

和崔舍人詠月 舊註謂崔羣 ○右掖 故事門下省居左中書省居右故謂中書爲右曹又稱西掖 台坐 謂宰相所居之政事堂先是政事堂設門下省其後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于中書省故台坐與西掖相連 無由拾落蓂 謂去堯階遠也

詠雪贈張籍 按篇中水官夸傑黠木氣怯胚胎二語意與苦寒詩相類故有專繩困約威陵布被等語至于隱匿瑕疵包羅委瑣則又與炭谷湫詩同指蓋德宗末年任用京兆尹李實專事剝民奉上而王叔文韋執誼等朋黨比周容結當時欲速僥倖之徒定爲死交此詩皆有所指疑亦貞元十九年冬作方以松篁遭挫抑一語妄意爲元和七年因柳澗事下遷而作竊謂松篁一語指張正買王仲舒劉伯芻等之被逐非自謂也如豈堪禪嶽鎮強欲效鹽梅二語若尊爲一己不應痛斥時宰至是或指爲長慶初元時作亦非辨見篇末 ○奔發 奔發舊作發本今从建本 眞是 嶽本作其是非是 澗野 按澗字與下榮字相應舊作壓野殊無意義 娥嬉 按娥謂姱娥卽指譬華事故云華蕩漾與下胥淚同義舊註以娥爲妲娥

華為月華非是**掫斗魁**按甘泉賦洪臺掘其獨出掫北極之嶟嶟應劭曰掫至也**光肯離金罍**此詩自千株照耀以上皆止詠雪並無刺譏或掁慢有先居後二句謂譏皇甫鎛程异王播三人入伯播之相後于鎛异三年不應于長慶初并刺元和之相至松篁以下雖有刺譏然與元和時事不類如塡溟渤掫斗魁日輪欲側坤軸將頹等句等弄權竊柄使遠近人情駭懼尚恐不至如此竊謂此與元和七年之說並屬武斷僕竊未敢謂然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

樊曰王二十名涯或云仲舒非也陳曰唐代凡知制誥官例得稱舍人方以涯為舍人本傳畧之其說猶未諦又日文苑載公祭張虞部文詳列同祭姓名首云中書舍人王涯次云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未嘗以二人俱掌外制並稱舍人則方說亦是其語兩無折中愚謂列名敍銜必從其實典制誥者稱舍人他官兼知者但云知制誥如祭張虞部文所列是也知制誥亦稱舍人則如閣老院長相呼之類止可施之簡牘不得指為一朝官制王涯之為舍人一見于祭文敍銜又見于王適墓誌

沈云又見舊史白居易傳是嘗實授此官而本傳逸之無疑也○又顧嗣立曰涯由左補闕進起居舍人明載舊史方云本傳畧之非是愚謂詩云鳳沼蓋指中書舍人中書舍人佐宰相判案且亦即可以作相若起居舍人不過與起居郎分主記言記事謂之左右史與員外郎侍御史等同階且百官志中以舍人名官者甚多豈得槩加以鳳池之號顧說似未審于唐代官制

送侯喜

後卷雨中寄張籍侯喜詩有憂麥作蛾句決爲長慶元年三四月作此詩有新年衙日句則在元和十五年之冬洪譜列雨中一詩于十五年韓註又謂此詩同時所作其說皆非時公爲祭酒侯爲國子主簿故有別長官句

送李六協律歸荊南

陳曰諸本題下皆註郢字然郢之行七非六也此與前以王二十爲仲舒同誤○按此則李協律另有其人近人詳考郢之履歷定此詩爲元和九年作者眞所謂無事自擾又歸荊南謂還歸使府與公歸彭城李正字歸湖南同義或云隴西之李散處四方郢或家在荊南故曰歸其解尤

非○賓僚逐使非此聯承首句早日羈遊言之公在江陵時裴均爲府主今節使既易同幕俱更故有此句方世舉以李遜爲鄭舊時府主至十年十月始代嚴綬爲節度此詩九年所作故曰使非其說穿鑿難通又遜代綬爲襄陽府襄隸山南東道與江陵無涉方改山南爲荊南尤爲考據鹵莽

盆池○聖得知孫曰盆池初成青蛙已至故如聖也○按黃山谷早梅詩有羅幃翠幕深調護已破遊蜂聖得知全用此詩三字然不見於他書字書亦未有作此解者考異但云或作聽不言所以去取之故當別考之

和虢州劉使君三堂新題孫曰開元中岐薛等五王迭爲此州作三堂後刺史馬錫改作遂有名于世三堂者取臣子在三之節○按臣子在三之節語本呂溫虢州三堂記孫氏引以爲註極當今世官府治事堂後又有二堂三堂蓋特用爲紀數之名或乃用此爲解失其義矣○在任逾歲按劉以元和八年出刺虢州序言在任逾歲則和詩係九年作躡菡萏菡萏舊註以爲荷花按荷花非

可躡之物殆指蓮花峰耳

遊城南十六首 方曰十六詩非一日作編者類次之近方世舉據于賓客張助教二題定爲元和十年春作九年春郊未死不應有孟生題竹句十一年于爲戶部尚書不應仍稱賓客沈曰白集元和十年春有贈籍詩是秋又有與元九書皆稱籍爲大祝是十年春籍實未遷助教又頓改官戶部雖在十年冬至十三年致仕仍復賜衛賓客樊因詩有馬蹄無入朱門一語云作此詩時頓已死則亦未敢必其爲十年春作也世舉說皆未足憑今姑闕之

○何煩藟蔓 何原作可今从建本

卷十律詩凡七十九首 諸本如此方从蜀本作八十首說見太安池題下

送李尚書 韓曰李遜本傳遜還戶部侍郎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考襄州石刻題名云檢校工部尚書李遜遜、蒞自尚書出鎮史畧之孫曰元和十年十月分山南東道爲兩節度使以遜檢校工部尚書充襄復郢均房節度使以右羽林將軍高霞寓充唐隨鄧節度使

○改命 孫曰前使嚴綬討奐元濟無功罷爲

太子賓客乃以遜爲節度**壤畫**孫曰壤畫謂分畫其土壤爲兩節度九州之地皆有分星因壤畫故分星

搖動**五營**旅孫曰後漢張奐率五營士圍竇武五營士謂禁旅韓曰謂遜所部五州按韓說是此詩但就赴襄陽言之與禁旅無涉

和席八樊曰按諱行餘席夔行八時爲中書舍人公以元和十一年與夔同掌誥十二年夔卒○按劉禹錫嘉話公貶潮州謫辭即夔所作似夔十四年首春猶存沈曰元微之和白樂天東南行詩元和十三年作中有尋傷掌誥殂句註云去年聞席八歿知樊說不謬劉說殆非事實

○朝遊間言雖常直禁廷間亦出遊綺陌間讀如物相間之間對下頻字言之言不數也孫註訓間爲礙恐非

倚玉蓋公自比蒹葭下句吹竽又以南郭先生自喻時公與席同掌制誥故云或本倚玉作倚市引史刺繡文二語爲註非是

太安池

遊(太)(平)平公主山莊方本太安池下注一闕字別出遊太平公主山莊一題諸本即以公主當年一詩爲咏太安池作無別出一題臨邛韓醇謂唐有太安宮太太安亭獨太安池不

見于紀載疑爲安樂公主所鑿之定昆池陳景雲引朝野僉載定昆池方四十里直抵南山爲此詩末句作証而長洲何焯又考得太安池是郭駿家池羊士諤有詩據此則是代宗女昇平公主山莊非太平安樂二主之莊竊疑方本別出之題乃太安池下註語昇平字誤作太平耳又按昇平主嫁郭氏者歿諡昭懿孟簡有昭懿公主碑文皇甫鎛書見歐陽集古錄

○壓城闉 壓舊作押按此即和席八詩柳色壓城匀連昌宮詩高甍巨桶壓山原之壓作押非是

大行皇太后挽歌辭 孫曰韋昭云大行者不返之辭天子皇后崩未有諡故稱大行○按此行字讀如本字一說古人定諡大行受大名帝后崩稱大行行者謂當受大名耳據此則行字當讀去聲然今皆從韋說姑仍其舊○方云此憲宗母莊憲皇太后也樊云諸本脫太字非是

○一紀 莊憲以元和十一年三月崩自永貞元年八月立爲太上皇后至是十二年矣

秋天 孫曰莊憲以八月葬故曰秋天

故封 莊憲合葬豐陵故曰故封

劍化 王介甫曰此非君臣所宜言近于黷也樊曰莊憲後順宗崩公故云

謂近乎黷非也

廣宣上人頻見過 集註廣宣蜀僧住安國寺紅樓院以詩供奉其詩號紅樓集陳曰廣宣以詩供奉內道場頗怙恩挾勢干謁公卿嘗私傳禁中語于韋右丞貫之貫之叱而出之公詩意亦猶是〇此詩首四句自慙無補後四句即用自慙意規諷廣宣宣既爲僧即有僧所當爲之事豈得逐逐朝士之門但以吟詩遣日結語所云正見其可以閉門學道也題中特著一頻字蓋厭之也

酬馬侍郎寄酒 樊曰考柳子厚曹溪大鑒碑馬總自嶺南召入爲刑部侍郎在元和十一年

和侯協律咏笋 此詩編次馬侍郎寄酒之後蓋皆元和十一年作時公以論事失宰相意正遭謗語自得時方張王以下疑刺者八關十六子之徒爲公廣播流言者

過鴻溝 此下皆從征淮西時作言淮西破敗可立待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故此詩特以回馬首爲戒以示此行決進無退之義當日楚漢相距滎陽彼此不越尺寸地自受平國君之說項羽解而東

歸遂爲漢兵追敗元和中議者皆言宜
罷度以安反側此眞勸回馬首之論也

送張侍郎
送者送張西迎丞相也時公先乘遽入汴方
欲東謂司徒而張爲華州正欲西迎丞相故
作此送之馳書謂謂己走馬迎謂張孫註并以迎丞相
爲公自謂之則公既入汴祇須在鄭城迎候何須還至華
州且本題送字尤
無著處其謬無疑

送張侍郎
司徒謂宣武節度韓宏丞相謂宰相裴度爲
淮西宣慰處置等使馳書走馬皆就張侍郎
言之舊註謂
公自指非是

贈刑部馬侍郎○南荒
按總先由嶺南節
度召入故有首句
中臺
韓云漢
官尚書
爲中臺御史爲憲
臺謁者爲外臺

奉和裴相公東征
晉公過女几山下題詩有待平賊壘
報天子莫指仙山示武夫句此詩落
句云云正所
以答其意也

郾城晚飲贈副使馬侍郎馮宿李宗閔二員外方本無宿宗閔三字註云馮宿李宗閔○初謂李員外當指正封宿與公同年進士正封則公與聯句於郾城者後次神龜又與嘗招此二人同宿蓋三人情好較密宗閔雖同幕與公殊趣頗疑方說非是後得建本題中明著宿宗閔二名乃知方說固有本也今從建本增宿宗閔三字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孫曰襄城汝州縣名○別將壇此句亦指晉公猶言戢戈橐矢云爾樊謂指馬總留蔡與下迎候句意脉不貫

過襄城襄城屬汝州過襄城則入洛陽界故有潁水嵩山之句

宿神龜樊曰汝州有神龜驛臺隋開皇初建

次硤石○見潼關韓曰硤石硤州縣名去潼關為近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按地理志宮在河南壽安縣西二十九里顯慶三年置樊曰公詩及

元稹連昌宮辭大槩皆詠明皇或云開元中曾葺之耳陳曰宮雖置于顯慶開寶間車駕屢駐于此故公詩云爾意謂昔年遺老幸值元和中興皆欣欣復見太平之盛惟安樂而思終庶克紹開元之治免蹈天寶覆轍耳舊註皆未得其解

次潼關先寄張使君○荊山漢志馮翊懷德縣禹貢北條荊山在南新唐志襄州南漳縣有荊山二山皆不與華山相次樊曰此爲河南之荊山在壽安縣南三十五里按新史壽安縣但載連昌宮荊山獨遺樊據舊史核正極當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陳曰時度以宰相督戰李商隱詩所謂腰懸相印作都統是也舊註以韓宏當之誤

桃林夜賀晉公是年十二月壬戌賜度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百戶韓曰壬戌爲十二月初七日度以十六日至自蔡則此命蓋于塗中拜受故公賀之于桃林沈曰書武成姚林之野蓋泛言之故蔡傳即

指為潼關若左傳桃林之塞正義云在南河之曲其地當在關內詩題切指桃林不泛言關外之地故前詩冠蓋句特預為頌禱之辭題亦止稱都統相公此題始稱晉公蓋行至桃林始拜新命也又華陰在華州之東潼關又在其東北山北曰陰縣在山之東北故名孫註山在縣東之語竊嫌其未諦○自次潼關寄張使君至此凡三首宋尤袤詩話謂數篇皆有與旨讀者詳之

送李員外院長

樊曰從裴相出征凡三員外及還馮宿遷比部郎中李宗閔遷駕部郎中知制誥獨正封至是猶曰員外陳曰正封不但不遷反奉分司之命是必有抳其進者故公詩腹聯云爾○按公贈宗閔詩有下視衆鳥有口莫開性氣縱乖親故不保等語竊疑正封分司東出陳氏所謂抳其進者宗閔殆有力焉又按此詩疑十三年作當綴次晉公破賊回之後

晉公破賊回○將軍

孫曰謂為淮西宣慰

三司

凡鞫大獄以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卿為三司使然與將軍無涉此三司未知何指當考

五等

謂封晉國公

鵷鷺

謂三員外等

熊羆度行詔發神策騎三百爲衛是也典午此句公自指

獨釣四首公于元和十二年臘月自蔡還朝以功遷刑部侍郎十四年正月貶刺潮州此詩有感親刑柄及秋晨秋半等語知爲十三年作○偶入得垂竿入得原作得入今從建本風約舊註約偃也按約取束縛之義不止訓偃唐人句云風約溪聲靜又迴與此約字同義

元日酬蔡華州馬十二尚書去年蔡州元日見寄之什此詩元和十四年元日作時馬已改授華州前此十三年元日則馬在蔡州有詩寄公題中酬下蔡字當改作華若果應作蔡則下句止合云去年元日見寄不當復出蔡州取厭矣餘詳三峯句下○自是三峯不敢眠陳曰舊史憲宗紀十三年十一月以華州刺史令狐楚充河陽節度使十四年三月以華州刺史馬總充鄆曹濮等州觀察使總除華州當即在十三年十一月紀偶畧之而本傳乃云十四年改華州四蓋三字之誤耳十四年元日總正在華公詩故有三峯之語○愚讀鄆州谿堂詩序知總實嘗爲華州且在

十四年以前傳謂十四年除華州方氏但云西歸經從之路考與又斥方說爲無據其說皆非又蔡爲宿叛之邦史言獷戾有夷貊風總磨治洗汰其俗一變是總之治蔡一如後日治鄆實有懲心疲精之痒今雖代領有人推總憂國之心尚恐不能釋然于去任之後故結句有不敢眠之語

詠燈花○黃裏 按蜀人史彥升曰黃裏排金謂額間花鈿史說是舊引漢制黃屋爲解朱子已斥其非

祖席 樊曰世傳此二詩爲王涯作涯甥皇甫湜元和初對策忤宰相涯因是貶虢州司馬後刺袁州詩云宜春郎袁州也方云按舊紀涯刺袁州元和三年四月也○按涯貶虢州在初夏徙袁當在深秋故有菊鮮木落等句方氏直以貶虢爲徙袁之日似與詩旨不符此非史謬方誤耳○昔同憂 昔刊本多誤作苦

荅道士寄樹雞 陳曰龍城雲仙二錄新舊史藝文志皆無之龍城錄或以爲劉燾無黨所著朱

子語錄及張邦基墨莊漫錄則謂二錄皆王銍性之僞撰要之皆底下惡書也洪容齋議孔傳續六帖悉載雲仙錄諸事爲自穢其書註家又兼引二錄以釋韓子之詩亦穢韓子之詩矣○近濟美堂所刊柳集龍城錄即附刊集後謂柳子所自著好異者復取錄中龍城柳一章刻石傳世謂當日柳子親自掘得之石世亦信而傳之余故特載陳說以著其誣令考古者無惑焉

左遷至藍關舊註此詩仁且有禮非志仁義者不能又集註云漢依古法朝列以右爲尊故爲降秩爲左遷藍關郞秦之嶢關○秦嶺在藍田界見通典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孫曰武關在商洛縣之東○湖河南地近湖南當作河南謂在黃河之南諸本作湖並誤

次鄧州界○收海嶽孫曰時征東平李師道至二月賊平

題臨瀧寺樊曰臨瀧潮州縣名武德四年置貞觀八年省○按樊說似本舊史新史地理志嶺南諸

州但有瀧州及瀧水縣無臨瀧縣臨瀧不知何屬但潮去京師八千里如樊說則五千里已入潮境不應潮之屬縣去州反隔三千里之○人先說建本如此或作先遠潮係韶字之誤無疑聞說亦通方作吾能說則非作先說或先聞與未到字緊相呼應且與上二句一氣貫注下云海氣昏昏又與瀧吏所言有海無天地者正合若云我能說則似公所熟聞在京時早能言之何待五千里外既入瀧船乃始說及建本特著人先說三字正謂向初不知世有如此惡地也如此接入未句大有驚訝之神方本神理全失較建本有死活之殊

晚次宣溪

此詩赴任潮州時作蓋在二月之末舊註謂十四年夏作非是○白首白方作百按題語但云惠書叙別不見別寄他文百首字為無根且于題相隨愧使君意不接建本作白首謙言才力已退不復能追武後塵耳如此接入末句莫欺意尤一貫一本白首作百歲尤非

題秀禪師房

此下五詩皆自潮移袁日作舊註獨指借圖經下四詩為移袁日作非是

過始興江口○一身存　公嫂姪皆先卽世故云

韶州留別張使君○再逢梅柳　公以十四年二月過韶十五年赴袁又於閏正月過韶故云再逢梅柳孫註以來爲三月往爲正月月並非辨見瀧吏詩及袁州謝上表

江總　陳日南史

江總傳梁元帝徵爲始興內史始興卽韶州以江比張蓋用當州故事

虞翻　翻以論神仙觸怒孫權謫徙交州公以論佛骨貶潮其事正同故以自比陳日潮州故漢時交郡所轄此句亦用當州故事

量移袁州張韶州以詩相賀　李文貞日末句取離騷跪敷衽以陳辭之意有蒙難正志氣象

次石頭驛　此詩自袁還京途中却寄之作故有迴首戀德之語孫云赴袁時作非是

遊西林寺　題註云蕭存魏宏李渤同遊大林寺題名陳日魏宏下脫簡字見白樂天遊大林寺序及柳子厚魏宏簡墓誌

○中郎有女　世言蔡邕無子傳亦不言其有子無子近高士奇日按羊祜傳

祐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祐討逆有功特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然則邕實有子其女亦不止文姬一人又金鼎子云蔡克别傳亦稱克祖睦蔡邕孫

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 隨或作循樊曰循與潮相鄰皆在嶺南安陸去隨九十里皆隸湖北自安寄隨道里為便若寄循州則道里逆矣左傳漢東之國隨為大詩云行行指漢東非指隨州而何作循非是愚謂詩言暫喜笑言同正謂安隨相去不遠越宿即可想見耳若作循則隔越南裔公還京北上愈行愈遠更何笑言可同又周員外名巢送李礎序所云河南司錄即是人也〇夢中 孫曰夢澤名在安陸東南〇酣歌 徽本誤作酣醉

題廣昌館 樊曰館在隨州棗陽縣西〇南陽 故光武高祖舂陵侯封國孫曰本封在今永州元帝時徙南陽在今隨州〇近親 顯宗為東海公時有言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〇按故時南陽多近親致奉詔撿覈田舍俱被格今至邱墳發掘如是公蓋不勝桑田滄海之感

又寄隨州周員外 原本無又字按前有行次安陸一詩題云先寄則此當作又寄可知今從建本

○陸孟邱楊 四人皆公與周汴府同幕陸長源爲行軍司馬孟叔度爲支度營田判官楊疑爲觀察副使邱頴爲觀察支使陸孟邱皆貞元十五年以爲汴州亂軍所害惟楊凝先以朝正入京至十九年以兵部郎中卒于京

金丹 孫曰周好金丹服餌之術柳集中有答周君巢論服餌久壽書是也

酒中留上李相公 逄吉元和末出爲劍南東川節度穆宗卽位移鎭襄陽

○同掌絲綸 韓曰公元和十一年正月爲中書舍人逄吉以是年二月自舍人拜相○按逄吉元和九年拜中書舍人公于是年十月爲考功郎中知制誥與逄吉同掌絲綸者前後一年有餘不特十一年正月同官舍人乃謂之同制也

金釵半墜 淳于髡曰前有墜珥後有遺簪金釵半墜卽墮珥遺簪之謂原本墜作醉醉與釵字不黏以上句銀燭未銷例之或本作墜爲是

賀張十八秘書得裴司空馬 孫曰賀當作和○近方世舉謂籍時已官水部題稱

改稱水部知籍選官在公奉使鎮州之後

和張水部宣政衙賜櫻桃詩○食罷云云 結語與卷七朝歸詩所謂坐食取其肥無堪等聾瞶意同人言杜甫每飯不忘君公之每食不忘殆與一致何日無所報者正傷欲報而無路也又前寄崔立之詩無能食國惠豈與衰癃罷郎此詩慙汗二字之註脚

早春呈張水部 此早春在長慶三年○烟柳 烟吳本作花按此對草色言之只當作烟今從建劍二本

送桂州嚴大夫 孫曰長慶二年四月以嚴謩爲御史大夫充桂管觀察使○八桂 樊日山海經桂林八樹在番禺東桂林郡取此爲名按此詩白張皆有和篇白云桂林無瘴氣張云有地多生桂皆謂此飛鸞 選鸞鶴上漢驂鸞騰天按上借登仙取喻故用此宋范至能爲桂帥著書曰驂鸞錄蓋亦用公此語

行次承天行營通鑑度將兵出承天軍故關註云承天軍在遼州界故關即娘子關宋朝以承天軍為寨屬平定縣即唐廣陽縣也考地理志并州太原郡廣陽縣故關有井陘盤石葦澤三所無孃子關廣陽本名石艾屬并州武德三年析置遼州天寶元年更名廣順仍屬并州宋白日承天軍在太原東鄙蓋自河東至河北必經之道此詩當繼夕次壽陽之後因新史地理志闕載孫汝聽註于地理最詳亦不言承天在所故特詳列之大槩宋屬遼州唐故并州太原郡屬

奉酬裴司空相公方無相公字以後三題例之當有今从或本

○竄逐三年公南竄二年據今宣慰鎮州乃在長慶二年與度別三年餘矣此句為下遂公二字作領故直日三年

和裴僕射感恩言志○清時補註慶歷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為樞密使會大雪置酒西園歐陽永叔賦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度會但云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作鬧○愚按元獻特用戲語解嘲然而歐公之意則美矣須知詩曰清時必非

于戈搶攘之時與晏公于西師未解時設宴者異矣若胥公東征淮蔡作詩則云待平賊壘報天子莫指仙山示武夫未審作此高晏也韓魏公詩云細民溝壑方懸慮野館鶯花任送春此方是大臣宰相之詩與歐公氣誠畧同又韓醇謂張籍有酬裴僕射寄韓吏部詩公爲吏部在長慶二年四月裴罷相爲僕射在六月則是時鎮州兵罷已五月矣公詩清時二字非率道也

和杜相公太清宮十六韻 孫曰杜元穎長慶元年二月相李逢吉二年六月相太清宮乃玄元皇帝廟也天寶元年置廟于太寧坊三年改今名

○於道詎爲華 謂禹稷之功不及乃玄之道此言似非公所宜出近方世舉定李逢吉南郊詩及此詩爲二相屬和不得已而假手他人之作愚謂南郊詩未見必爲贗作此詩起四語鄙人竊不能無疑然其詩句却高出前篇吳郎中作遠甚故余尚未敢直斥爲僞

四真 舊註天寶元年親享玄元皇帝于新廟以莊子爲南華真人文子爲通玄真人列子爲沖虛真人庚桑子爲洞虛真人是爲四真

二聖 謂玄肅二宗侍立左右

紫極 按紫極舞曲名新史

樂志太淸宮成太常卿韋縚製景雲九
眞紫極等六曲葢皆用之於太淸宮者

讀韓記疑卷三終